



奥塔卡·希渥莱克著

德沃扎克传

人民音乐出版社

德沃扎克传

[捷]奥塔卡·希渥莱克著

朱少坤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龙

德 沃 扎 克 传

〔捷〕奥塔卡·希渥莱克著

朱 少 坤 译

*

人 民 音 乐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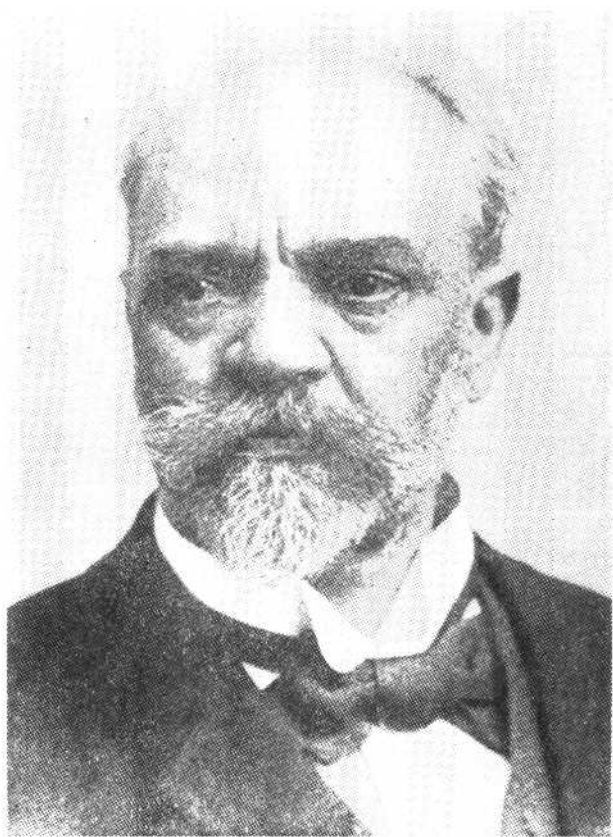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千文字 3插页 4.5印张

1980年7月北京第2版 1980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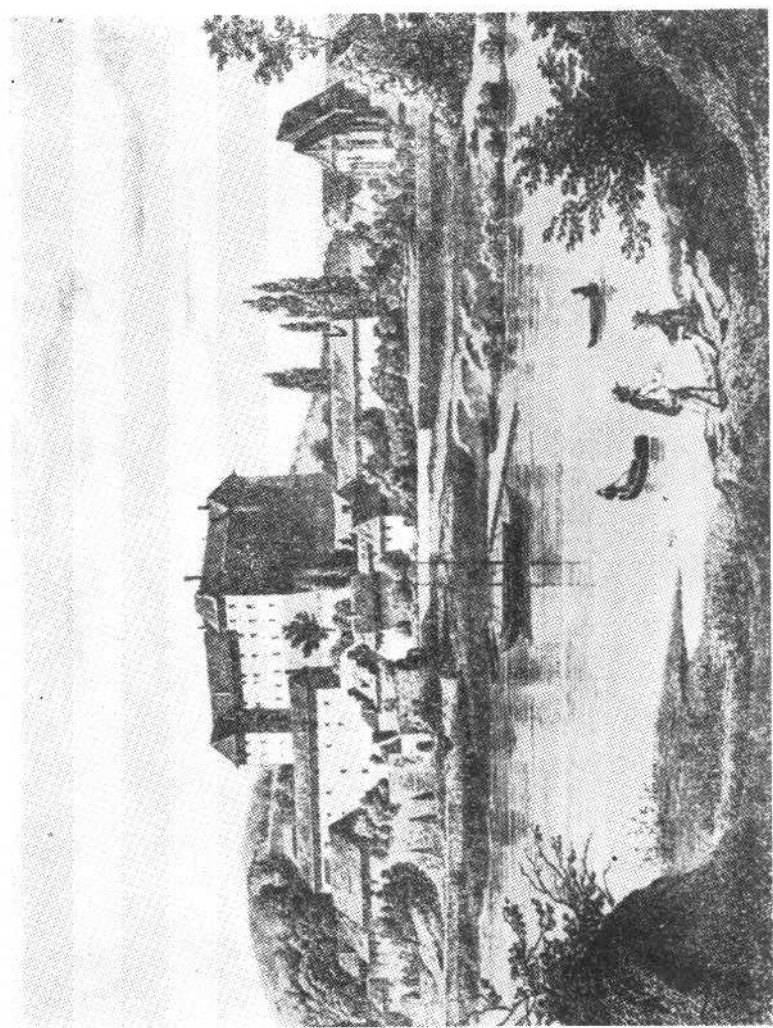
印数：3,216—5,715册

书号：8026·135 定价：0.81元



安·德沃扎克

(摄于1901年)



德沃扎克的诞生地点：波希米亚布拉霍士夫村



德沃扎克 1891 年在剑桥大学受荣誉博士学位时所摄

11

The Emerson Quintet
has been performed
with more united
and more friction
than the other quintets

Concerts 1891.
and you can see it.
is your pleasure.
regarding

I request you to
write
Yours truly
A. W. Jo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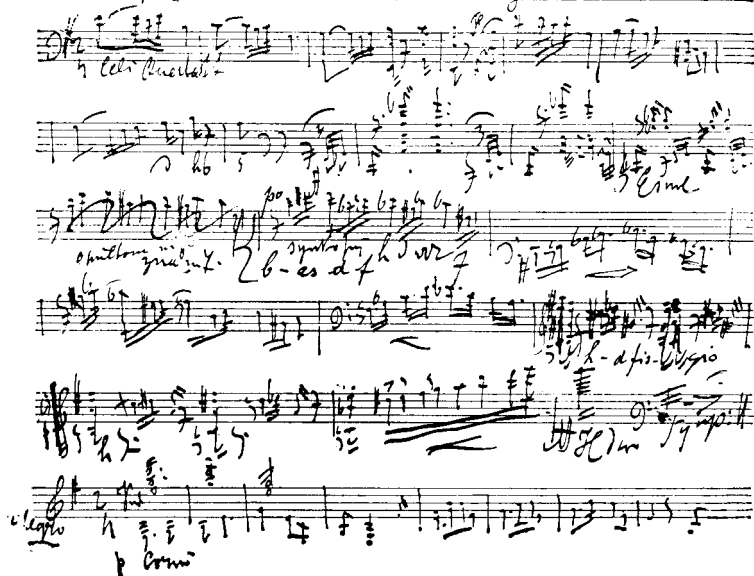


Having so much time for me.
I need not expect to
see any feelings of
gratitude, you like to hope
for the future in
performance - my new
composition (I heard
of you).

I shall not fail to send
you the full scor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subject of the
concert.

As I remember

Sinfonie Ennel *New York 1893.*
Violagiel *Präsehra & Sinfonie Ennel*



《自新大陆交响曲》开始几小节的草稿

目 录

引 言	1
一、德沃扎克的生平	5
二、德沃扎克的作品	33
三、结论	112
德沃扎克的作品目录	117
有关德沃扎克的书目	133
译后记	136

引 言

捷克音乐的发展很久没有受到世人的注意。在音乐史里，不是把它撇开不谈，就是用极端歪曲的方式来叙述它的特征。虽然捷克一度被称为“欧洲的音乐学院”，但这个光荣的称号只是指它的音乐演奏而言，至于这个民族的音乐创作方面的才能却始终完全为人所忽视。

但是，在初期的欧洲音乐史中，已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音乐创作才能的存在。从十三世纪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捷克宗教歌曲《主，赐给我们恩惠吧》和《圣温茨拉士》就是明证；其次我们可以把十五世纪初歌颂胡斯教徒的非常雄壮的赞美诗作为例子，其中尤以《你们这些上帝的战士们》为最著名。上述的两类音乐作品都是来自民间的，这一点也是它们的特征。

后来，由于捷克民族失去了独立，并在各方面——民族、宗教、社会——受到了沉重的压迫，捷克的音乐创作似乎也受到了长期的窒息。它被完全限制于宗教仪式音乐的狭窄范围内，至于世俗音乐方面的杰出音乐家不得不移居国外而融入世界音乐的总的发展中。

但是这种窒息只是表面而已。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波希米亚宗教音乐中，的确人材辈出，他们的著作都具有伟大的价值和活力，至今还引起听众的惊羡。其中一些最著名的，如布拉格的教堂乐师波赫斯拉夫·马太·契尔诺霍夫斯基(1684—1742)、约翰·

查赫(1699—1773)、西蒙·勃里克西(1693—1735)、约翰·洛赫立斯·伍尔斯莱其尔(1724—1788)、法兰底希克·勃里克西(1732—1771)和约翰·安东宁·柯兹罗(1738—1814)都值得在此处一提。另一方面,在移居国外的捷克音乐家中,也有许多杰出人才,他们与外族音乐家抗衡,并在各时期的音乐发展中不断地起着重要的作用,常为外族音乐开辟新的途径,甚至加速了它的发展。在这些原籍捷克的音乐家中,我们所想到的有:约瑟夫·密斯里夫契克,在意大利他有“神圣的波希米亚人”之称(1737—1781);在巴黎有以音乐学家著称的安东宁·雷却(1770—1836)、约翰·柯崙福士(1745—1790)和一个卓越的法国号演奏家约翰·华茨拉夫·斯底赫,笔名乔望尼·朋多(1746—1803);在德国,首先是在曼海姆改革派的约翰·华茨拉夫·斯塔米茨(1717—1761),及其儿子卡莱尔(1746—1831)和约翰·安东宁(1754—1809?),此外还有为戏剧写插曲的首创者叶希·班达(1722—1795)和多产的钢琴乐曲作家约翰·拉第斯拉夫·杜悉克(1760—1812),在维也纳有约翰·范恩哈尔(1730—1813)、华茨拉夫·毕契尔(1741—1805)、法兰底希克·雷斯勒-罗斯蒂(1750—1792)、雷渥布特·安东宁·柯兹罗(1752—1818)、柏弗尔(1756—1808)和安东宁(1761—1820)弗朗尼茨基昆仲以及许多其他人物,一直到约翰·雨果·伏契希克(1791—1825),这个作曲家已经显然倾向于浪漫主义了。

在这些移居外国的捷克音乐家中,有些人沉浸于当时盛行的意大利音乐风格中,另外一些直接奠定了音乐古典主义的基础,如曼海姆改革派的约翰·华茨拉夫·斯塔米茨就是一例。他们都显出十分重要的创造才能,并对世界音乐贡献了典型的捷克风格的曲调,这些曲调由于人们对捷克民歌的爱好日渐增长而流行,并且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浪漫主义因素已占优势的音乐中,更有力地传播开来。这种趋势是由音乐界的杰出人物华茨拉夫·约翰·托马

希克(1774—1850)开始的,接踵而起的是法兰底希克·希克罗波(第一部捷克歌剧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第一部分的作者,1801—1862)、他的兄弟约翰(1811—1892)、华茨拉夫·尹特希契·维特(1806—1864)、约瑟夫·理查·罗士柯希尼(1833—1913)、维莱姆·勃洛特克(1834—1874)、伏伊台契·赫希马里(1842—1908)、卡莱尔·希勃(1843—1903)、卡莱尔·朋特尔(1838—1897)和柏弗尔·克希士柯夫斯基(1820—1885)。这一长串名字当中还应包括爱德华·纳波拉夫尼克(1839—1915),可是他受俄罗斯音乐的熏染,并且主持圣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皇家歌剧院多年,因而他已归入俄罗斯音乐史中。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十九世纪初期的音乐家,为捷克民族音乐的建立,逐渐作好了准备,虽然他们碍于折衷主义的思想,一时不能做到这点。(柏弗尔·克希士柯夫斯基根据摩拉维亚民间音乐所写的富有活力的合唱曲,是唯一不受折衷主义精神限制的。)那时只差具有特殊才气和高度艺术能力的人物,来促成捷克民族音乐的产生。他们终于出现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当时捷克民族正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日渐感觉到异族统治的压力。反抗的火焰,由于1848年的革命事件而燃烧着整个民族的心灵,终于给了音乐家最有效而又最有力的激励。

第一个伟大人物是培德叶赫·斯美塔那(1824—1884)。他是一个坚毅的音乐家,他的经营才能为捷克音乐指出了应走的正确路向、应汲取的泉源、应完成的任务和应采取的表现方式。由于斯美塔那发挥了他最大的艺术才能,并且由于他把自己和国家的生命与历史融而为一,他完全做到了上面各点。因此他使捷克的音乐能与世界各国的音乐分庭抗礼。他写的八部歌剧都是取材于捷克人民的生活、捷克的神话和历史,还有他那不朽的交响诗《我的祖国》、许多情感丰富的室内乐曲、许多受捷克舞曲的启发而写成

的乐曲以及许多合唱曲和歌曲——这些作品就是斯美塔那为新的民族风格的捷克音乐所打下的基础。

有这样一个卓绝的天才作曲家，真是捷克民族文化之幸；他的作品立下了典范，足以影响并且也确实影响到那些步他后尘的、而在捷克音乐艺术园地内有着新的功绩的伟大作曲家。在十九世纪的捷克文学界，产生了这样一些成对的著名人物如波叶那·奈姆柯伐和卡莱尔·希纳克·马哈或如约翰·聂鲁达和维台斯拉夫·哈莱克；在美术界则有约瑟夫·马纳斯和米可拉斯·阿莱希。同样，在音乐方面，在时代与地位上较次于斯美塔那的就是德沃扎克，他比前者小十七岁。本书所要论述的就是德沃扎克的生平和他的作品。

一、德沃扎克的生平

安东宁·德沃扎克的家庭出身无论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都比培德叶赫·斯美塔那要贫寒多了。他的父亲法兰底希克·德沃扎克(1814—1894)是尼拉霍士夫斯村(约在布拉格城之北三十公里，位于伏尔塔瓦河上)的一个兼做屠夫的小客店老板。他的生活越过越苦，最后他竟贫困而死。安东宁(德沃扎克在他的初期作品上所用的名字是安东宁和雷渥布特，前者是他受洗礼的名字，后者是他受“坚振礼”的名字)在1841年9月8日生于尼拉霍士夫斯村。他是家中八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按照这种家庭的习俗，长子应当继承父亲的职业，因此在十三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到一个离家最近的市镇士洛尼茨去当了两年屠户的学徒。(后来当他在英国指挥自己的作品，初露头角的时候，当地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就用这样一个标题：“从屠户的学徒到乐队的指挥!”)就在学宰猪的同时，他还能发展他那稀有的音乐天才；这种天才远在他童年的初期、跟尼拉霍士夫斯村上的教师学习小提琴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安东宁在教堂的圣咏班中以及在他父亲的小客店里举行的节日或庆祝场合上所表现的才能，就深为群众所称赏。

在士洛尼茨，由于得到了一位风琴家兼音乐教师的安·李曼的热心开导，他的音乐天赋才得到了发展。李曼发现了这孩子的卓越天才以后，就教他钢琴、风琴和作曲理论，并且让他在教堂的弥撒仪式和他自己的乐队中参加演奏。他还劝服德沃扎克的父母不再强迫他们的儿子继续当屠户的学徒，而把他送进布拉格风琴

学校去求学。

德沃扎克在 1857 年的秋天进了那个学校，从此就开始了他的音乐艺术生涯。1859 年毕业于该校，名列第二；但是他仍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识，他密切注意着布拉格的音乐生活，他到各剧院和音乐会中去观摩演出，因此凡学校中所没有学到的东西，他都得到了补偿。当时布拉格的听众，除了剧院中一般的演出外，还幸运地逢到了盛极一时的音乐会，其中包括柏辽兹、瓦格纳、李斯特等名家的演出。同时，他在圣塞西里乐团里任中提琴师，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个乐团的指挥爱泼脱喜欢按照当时的风尚演奏浪漫派和新浪漫派的乐曲。

他在风琴学校毕业后(1859 年)，就在布拉格的一个乐队中谋得了一个中提琴师的职位。1862 年捷克临时国家剧院(后改建为正式国家剧院)开幕后，他就进入该院的乐队，一直到 1871 年为止，整整服务了 10 年；这个工作给了他许多在创作上有用的主题，特别是由于 1866 年斯美塔那就任了剧院的乐队指挥并初次演出了一些早期作品：《波希米亚的勃兰登堡人》、《买卖婚姻》和《大里勃》。这个成立不久的剧院境况不佳，因此他的薪水很菲薄；他不得不刻苦工作，而且还得教音乐、任教堂的风琴师，以补收入的不足。

当德沃扎克参加捷克剧院乐队工作的时期(1861—1871)，也正是他最初从事创作的时期。这时他的作品未曾演出，群众对这些作品也一无所知。他的创作活动也毫不受到职业音乐界的影响，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却在很多方面显出了他的特色。它们显出了他的兴趣的广泛和运用各种曲体的胆略。我们可以看到他此时写了各种性质的乐曲：室内乐曲、序曲、长篇交响曲、歌曲、弥撒曲甚至还有歌剧(《阿尔弗莱德》、《国王与煤工》)。我们更可以进一步看到他的所谓纯音乐的作品，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生活的真实反

映，其中主要表现了他的青春——虽然不无忧郁之处，但仍不失为健康，也表现了勇敢的斗争和爱的渴望。德沃扎克的创作是与伟大的古典时代和浪漫时代的作曲家，特别是贝多芬和舒伯特，有着深切的渊源的，这点在他初期的作品中极明显，同时也是他艺术中的一个主要特征。他对新浪漫派的主要作曲家瓦格纳和李斯特的真诚爱好，无论在前述的歌剧作品或若干室内乐曲中，都是很明显的。这说明了你对当时的新事物的强烈求知欲以及对新事物的生气蓬勃的反应。这种对新浪漫派作曲家的热爱触发了他的巨大创造力，虽然这些影响和他探求新奇的热诚造成了他的模糊思想和芜杂的曲体，但就另一方面说，这个时期也丰富了他今后各时期的创作想象力，特别是在和声与音响方面，因此于他是很有益的。

布拉格的音乐界终于注意到这个谦抑的人物，因此也使他得以初步克服了创作发展上的危机。他的某些作品得到了演出，因而他有机会检查自己作品中的优缺点。这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初期。在演出了一些歌曲、室内乐曲、交响曲之后，又演出了最值得注意的、为混声合唱团与管弦乐队而写的赞美诗《白山的子孙》；那是在1873年3月9日由布拉格赫拉霍尔合唱团在一个音乐会上演出的，这给德沃扎克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成功。这次成功不仅因为他的音乐表情活泼勇敢，也因为他的爱国热情有着使人信服的语调；这也是德沃扎克后来各种作品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这个开端似乎就打破了一般人对德沃扎克的音乐作品漠不关心的情况。这赞美诗演出之后不久，布拉格音乐爱好者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立刻又把他的管弦乐队合奏的小夜曲《五月之夜》和《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初度演出（由斯美塔那指挥）。这些成功终于使捷克剧院的负责当局对德沃扎克的音乐感到兴趣，并且愿意上演他的第二部歌剧《国王与煤工》。但是，这一次他的运气却不佳；在预演的时候，大家认为这乐曲过于杂乱。结果，作者把它收

了回去，后来又说已把它毁掉了。（在他死后，才知道这句话是假的。）这是德沃扎克的一次不幸，但它并未打消他的工作热情以及全部重写《国王与煤工》的总谱的决心！德沃扎克声誉日隆，这情形也不因这次厄运而有所改变。布拉格的主要评论家开始对他有了好评。音乐会上也愈来愈常演出他的作品了。

1871年，德沃扎克辞去了剧院乐队中的职务，不久并结了婚（1873年11月17日）。他的爱人安娜·契尔玛柯娃，一个十九岁的少女，是布拉格一个金匠的女儿。她是剧院中的一个杰出的女低音。他俩的结识，在艺术或生活两方面，对他都有极大的帮助。她生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1931年她才故世。结婚之后，他就以教音乐为生，此外他在布拉格圣阿达尔勃脱教堂中兼任风琴师，也有一点微薄收入。但这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创作，因此他最需要的乃是足够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

他在那时，的确非常多产，作品一个接着一个，大部分都是快得使人难以置信，只有天才横溢、灵感丰富的人才能如此。当时，他醉心于德国新浪漫派的音乐，最后从斯美塔那的一些非常完美的创作范式中得到了启发，才使他从前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德沃扎克也正如这个显赫一时而富有远见的艺术家——斯美塔那——一样，认为新艺术的根源在和世界艺术保持密切联系的时候，也必须深入艺术家的祖国人民的精神中。德沃扎克现在开始创造一种富有个性的音乐，其中浸染了深刻的捷克民族色彩。这种个性和民族性紧密结合，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真正的民族音乐必须来自民间艺术，这种信念早已成为德沃扎克的思想的一部分。他的问题仅仅是：如何和民间音乐的丰富泉源取得密切联系，如何使适当的和声因素在他的灵魂中反映出来，从而使他摆脱那种把他引向形式主义和繁复的结构中去的外国表现手法的羁绊。这样他就能创造出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他就以这种精